

医辨证为心脾两虚之不寐证。中药以归脾汤加减治疗，药后症不减。

《内经》云：“愁忧者，气闭塞而不行。”而“喜则气和志达，营卫通利。”又因“喜胜忧”，故与其家属配合，谎称丢失的东西已找到，且领导把扣发的奖金如数送来了。患者听后如释重负，长嘘短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下我清白了！”随后不寐症状日渐好转，一月后身体康复，不日上班。

〔按〕患者本素性格孤僻，不善言辞，此事发生，有嘴说不清，故终日思虑忧愁而发病。《内经》云：“忧惕思虑则伤神。”“内怀殷忧，则达且不瞑。”治疗时灵活而巧妙地运用了“以情胜情”治疗方法，临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4 移精变气治脏躁

穆某某，女，46岁，音乐教师，1992年4月20日入院。患者情志异常，哭笑不能自主，已卧床半年。入院时病人身穿棉衣、棉裤，盖两床棉被，且紧闭门窗，甚则不得掀其衣被为其诊查。其面色皤白，目窝深陷，目光呆滞，两颧高耸，自汗出，夜不得眠，纳食少，舌淡暗苔少，脉细弦数。既往有风湿性关节炎二年。家属代诉此病人已多方求治，曾被人认为患有“精神病”。

治疗中药用甘麦大枣汤加养心安神之品，但患者拒绝服药。时而烦躁多动，时而梦吃连篇，哭笑无常。鉴于此，未急于给药，而是耐心、详尽地询问病史，对其表示非常同情和理解，并明确指出她没有精神病，只因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，被疾病煎熬和折磨，加之亲人不理解，一时心情压抑，而情志异常，不能自持。病人听后，情绪稳定下来，表示一定配合治疗，并当即给其拿掉一床棉被。一周后，未用各种镇静、安眠药，病人能安静平卧，表情自然，且夜间能入睡四小时，并脱去了棉衣，嘱其服汤药，以治疗其风湿性关节炎。一月后，患者面色红润，双目有神，夜寐安，纳食，能下床活动。经两月调治，患者活动自如，生活自理，且谈笑风生，自吟歌曲。家属说：“她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！”。

〔按〕移精变气一王冰注：“移谓移易，变谓变政，皆使邪不伤正，精神复强而内守也。”此案是转移和改变病人的注意力，以治疗其躯体疾病（风湿性关节炎），而有意忽略其长期就治的精神

疾患。这样转移情志，消散郁闷，排遣不悦，调神去病，加之用药扶接，则收功迅速。前人讲：“养病须知忘病诀”，即是这个道理。

温补法治体虚感冒

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

孟祥霖

感冒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，全年均可发病，但冬、春之季多见。我根据“审因论治”的原则，运用温补法治体虚感冒，取得较好疗效。

1 病案举例

例1：龚某某，女，43岁，干部，1992年9月16日，门诊患者。

素体健康，一个月前崩中下血过多，曾用西药治疗已愈，年后感冒服“银翘散”等辛凉解表剂，至今已十余日未愈，自觉头晕乏力，微恶风寒，鼻塞流涕，动则汗出。舌体胖，苔薄白，脉沉取方得。

予益气解表法，拟东恒补中益气汤加味：生芪15g、党参12g、白术10g、当归9g、柴胡6g、升麻3g、荆芥10g、防风10g、陈皮6g、甘草3g，三剂，水煎服，每日一剂。

9月19日再诊，头晕，恶风寒等表证已愈，惟仍疲倦乏力，时有汗出，拟前方去荆防，加白芍12g，甘草改为12g，以固其本。

按：此崩中下血过多，气随血脱，气虚则藩篱不固，邪气乘虚而入，而正气又不能驱之外出，故病势缠绵。以补中益气汤以固其本，气充则能鼓邪外出，辅以荆芥，防风以驱风寒之邪。方与证合，故三剂外邪解，继则专以补中益气以固其本。

例2：殷某某，男，59岁，工人，1993年8月3日门诊就诊。

感冒反复不解，肢冷自汗，背作恶寒，厚衣裘而不减，舌滞苔薄白，脉浮少力。证属阳虚外感，宜助阳解表法，疏俞根初法治之。黄芪15g、党参12g、制附子9g、羌活9g、防风9g、桂枝9g、细辛3g、生地10g、甘草3g，3付。

二诊，服药肢厥、自汗已，心胸畅然，午饭后

有背微恶寒，舌脉略同前。再拟前方去羌活加茯苓10g、白术10g、姜5片、枣4枚，3付。

三诊，诸症已，脉仍少力，拟下方以善其后。黄芪15g、防风10g、白术10g、桂枝10g、白芍10g、甘草4g、生姜3片、枣4枚。

按：本例属于阳虚外感，反复不解。俞氏“参附再造汤”为阳虚而设，往云：“阳加于阴则汗”。主治阳虚不能作汗，以参、桂、芪、附大补其阳。此患者非无汗，反复自汗出，因阳虚，卫阳亦衰，邪气易侵，则反复外感。补其阳气，则卫外固密，邪自无进犯之机。因此自汗与无汗其机理相同，治法理应相同，临证时不可为此而拘定眼目，必须灵活掌握，在补阳基础上，用羌、防、桂、辛、宣散表邪，加生地者，于阳中敛阴，散中有收，并可佐制桂、附等燥烈之性。证治合拍，故三剂大效，再进病除，方用“桂枝汤”合“玉屏风散”调合营卫，益气固表以善其后。《类证治裁》谓：“经疏解后，若仍恶风自汗，但当调卫和营。或表虚，易感受风邪，必固实腠理，斯为善后之防矣。”诚为经验之论。

2 体会

感冒一证虽为外邪侵袭人体所引起的疾病，但与人体正气的强弱有密切关系。《灵枢·百病始生篇》谓：“风雨寒热，不得虚邪，不能独伤人，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，盖无虚，故邪不能独伤人，此必因虚邪之风，与其身形，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。当生活起居失常，寒湿不调，或过度疲劳，以及体质偏弱的情况下，腠理疏懈，卫外不固，外邪乘袭而度病。此时属正气一时的相对虚弱，治疗仍当以驱邪为要，邪去则正安，治疗比较容易。但是大病之后，正气未复，或年老，体质素虚之人，则更容易罹患感冒，由于正气虚衰，不能驱邪外出，往往是病程较长，或反复发作。此时如果单纯地祛邪，则疗效欠佳。柯韵伯谓：“不知托里固表之法，遍试风药以驱之，去者自去，来者自来，邪气留连，终无解期矣。”临床上常可遇到有的患者，感冒很长时间，虽经治疗，但久久不愈，亦有的患者，治愈后，三五天又复重感，如此反复发作，这是因为在治疗时忽视了人体正气的作用，遇有此种情况，当权衡邪气的盛衰和正气的强弱，当正气虚弱为主，而邪气轻浅的情况，可以采用扶助

正气的方法，当正气恢复，抗病能力增强，不需驱邪，而邪气自除。若正气虚弱，而邪气又较盛，当扶正驱邪，标本兼顾，使正气得复，邪气祛除，病无不愈之理。张景岳谓：“若甚虚者，既微补且无益，而但以治标为主者必死”。李惺庵亦云：“虚人伤风，屡感屡发，……倘专泥发散，盖脾气益虚，腠理益疏，邪乘虚入，病后增剧也。”古代前贤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问题。这种对人体与致病因素之间辨证的认识，正是中医学的特点，对于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现在临床上人们常常忽视这一点，在扶正时养阴药还常使用，而温阳补气很少使用，畏其温燥，实际上只需辨证准确，标衡正气与邪气之间的盛衰关系，恰当运用扶正，祛邪的方法，用之得当，随心应手。

外阴恶性溃疡治验一则

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

刘媛越

外阴溃疡在妇科外阴病变中可见。一般可由外阴炎、阴道炎伴发溃疡；也可由外阴创伤感染引起；甚或由外阴皮肤、粘膜恶性变所致；或见于白塞氏综合征，其病因复杂，目前对此病尚无特效疗法。笔者曾收治一外阴恶性、顽固性溃疡患者，疗效满意，现总结如下：

1 病历摘要：安某某，女，59岁，已婚。患者37年前因外阴部擦伤后感染疼痛，渗液，经久不愈。约半年后就诊中心妇产科医院诊断为“外阴原位癌”，行手术切除两侧大阴唇，术后伤口愈合。20年前因劳动磨擦外阴部，原外伤愈合处肿硬疼痛，破溃，渗液，反复发作，几经治疗，缠绵不愈。1年前就诊市肿瘤医院，活检诊断为“外阴癌前期”，经治疗伤口不愈合，遂就诊我院。现症口苦咽干，溺赤便秘，局部痛甚，舌红苔白厚，脉弦数。局部检查：两侧大阴唇缺如。右侧小阴唇近下缘处可见约2.0×1.5cm²大小溃疡，局部潮红、糜烂，表面有黄白色分泌物，触之痛甚。患者30年前